

新世紀叢書

華盛頓會議小史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華盛頓會議小史

周守一著

第一章 華盛頓會議之緣起及其倡議之經過

一、戰後之國際政局

八十年來的國際關係紛紛擾擾實在複雜到極端了；但冷眼觀察這不過是私利主義所演的惡果，而代表私利主義的便是近代的帝國主義（和羅馬時代的帝國主義有別）。近代帝國主義降生在工業革命以後；彼時歐洲文化起了一種劇烈的變化，

以前宗教和道德的信條，差不多都被極強固的「愛財富」或「愛權力」的心理所掩蔽。各國的資本家不但在國內厲行資本主義虐待無告的勞工，而且把資本主義應用到國際主義上，去蠶食無辜的外國人。各國政府當局認定了「商業利益爲政治利益之最大者」——錢伯倫 Chamberlain 的話——對於他們對外的經濟活動不但不加約束，而且運用政治上的勢力，亟亟的開發殖民地，建設保護國，或在武力較遜的國家創設租借地及勢力範圍，給他們幫忙。他們得着政府的扶助，自然要獨霸一方，努

力的吸收原料，開拓商場及投放資本。他們的政府爲維持他們既得的勢力或獨占的地位，以鞏固本國的權力起見，復不惜重大經費去練兵造艦和他國抵抗；於是國際間遂發生極大的衝突。衝突的結果逐漸演出南非、近東、遠東三大問題；英德爭霸既勢不兩立，俄法對於德奧也各不相下，此外英俄、俄日、美日也因爲權利和政策的相反，鬧出支離的現象。後來中歐三角同盟及英法俄法、英日各種協約或同盟相繼成立，國際政局遂變爲對抗的均勢。然而波瀾重疊，迄無甯日，波士尼亞（奧皇太子遇害地）鐵彈一聲，竟惹起一九一四年空前的大血戰。

大戰終局，國際情勢發生極大的變化，向來英德俄三強對抗的世界，一變而爲英美日三強角逐的世界。美國從來以愛和平的國家自誇於世，但因爲厲行國際資本主義的緣故，對內雖還講門羅主義，對外早已變成帝國主義的國家。所以一方面對於英日競爭國際貿易和海外投資，一方面努力軍艦的建造和軍事教育的實施。日本在戰中不但未受實際損失，而且把國內工業振興得蒸蒸日上。同時還利用俄德在東方失勢和英美無暇東顧的時機，單獨侵蝕中國，把持西比利亞，一意要造成心目中的東亞門羅主義。這種野心主義的創造最足妨碍美國在東方經濟的發展；美日兩

國國交在戰後愈趨險惡，除了移民問題而外，多半造因於此。但日本是不肯悔禍的，他亟亟建造八八艦隊，就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了！

英國戰後瘡痍未復，也要抖擻精神從經濟的發展上謀元氣的恢復。因此，他原來在遠東的地位和勢力足以幫助經濟發展的，都要設法保持。要保持原來在遠東的地位和勢力，便不能開罪日本；要不開罪日本，又不能維持對美的感情。所以英日續盟問題，英國外交家和政治家不知費了多少心血，絞了多少腦汁。照美國的國勢發展和商業擴張說，英國心存忌妬固然不必十分向美國討好；但太平洋戰雲密布，一旦美日間發生戰爭，英國雖嚴守中立也怕沒有什麼利益。況且英國戰後經濟奇絀，很想求美國幫忙，而種族的關係和傳統的政策，又不許得罪美國。於是大西洋的潮音，乃吹來太平洋會議的提議。

二、華盛頓會議的緣起

一九二一年六月，倫敦開帝國會議，討論英日續盟及其他外交國防各問題。南非首相斯末芝 Smuts及坎拿大首相梅因 Meighen，因為美國反對英日同盟力主取消，澳大利亞首相許士 Hughes，則因為國防的關係贊成續盟。各方面意見紛歧，討

論多日尙無結果。

後經梅因的提議，和喬治·寇仁

Curzon 及巴爾福的籌商，乃有所

謂『太平洋會議』的計畫。

英國關於太平洋會議的計畫，是拿太平洋限制軍備，陪

觀英、美、日三角同盟。

三角同盟的作用在於結歡美、日兩國，藉以維持本國在遠東及

太平洋的地位。

限制軍備固然是請美國上鈎的一種手段，英國爲維持海上地位起

見，心裏也非常贊成；喬治在帝國會議開會時即說：『如美國建議限制軍備，吾人當與

之討論之。』

七月四日以前，外相寇仁即開始向中美、日三國駐英大使或公使徵求

各國關於太平洋會議的意見；不久英國駐美大使又向美國國務卿提議太平洋會議

之召集。至英國的提議，是請美國出首召集，還是自己要召集，外交上的秘密却不容

易窺破。

照英國防備美、日兩國懷疑上看，似乎英國秘請美國召集；照後來英國力主

預備會議和事前向中日兩國接洽看，又似乎英國要自己召集。關於此點學者的

推論極不一致；我想英國把兩面並爲一談也未可知！

美國共和黨政府自從一九二〇年總統選舉將民主黨的國際聯盟戰敗後，久想作

點點綴和平的事業以迎合國民心理，而鞏固黨勢。

波拉 Borah 限制軍備案通過以

後，哈定

Harding

即決定拿限制軍備爲媒介，實行此項政策。

英國既提議太平洋

會議遂將計就計向中英日法意五國提議在華盛頓開六國會議討論限制軍備太平洋及遠東問題。美國提議的目的有五：

一、對外關係之改善；

二、限制軍備藉以減輕課稅；

三、破壞英日同盟；

四、整頓門戶開放政策，藉以擴充在華投資及貿易；

五、耶浦問題之滿意解決。

美國政府這五大目的不但可以得和平的美名，且可得經濟的實利，如果告厥成功，下屆國會選舉（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和總統選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是大有希望的！至美國所以將英美日三國會議改作中美英法意日六國的原因，不外：

一、中國對於遠東問題必作不平之鳴，美國藉此可以打擊日本，實現限制軍備計畫，及整頓門戶開放政策。

二、法國在遠東也有經濟及屬地關係，又法國外交政策與英國常相衝突，法國到會可以拊制英國之陰謀；

三、意爲五強之一，意國到會可以和緩各方面之空氣，且可支持美國。

英國是首先倡議開會的國家，美國既有提議，是當然贊成的。七月十一日，喬治在下院演說曾說：『吾人以無上之熱誠，歡迎美總統明達之提議。』英政府的當局歡喜可想見了。

從上邊所說的看來，這次華盛頓會議表面上雖拿『世界和平』『人類福祉』作招牌，裏面完全以私利主義爲主動。從國家的見地看去，不過是英美帝國主義的結晶，從政黨的見地看去，不過喬治和共和黨鞏固地盤的方法罷了！

三、美國倡議之經過

英美兩國的接洽極爲秘密，費城公言報 (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 僅於七

月六日發表英國提議三國協商一次，美總統哈定便於七月八日指令國務卿許士向各國非正式提議華盛頓會議，七月十一日各國報章乃遍載此項消息矣！外交上的陰謀秘作，實在令局外人無從揣測。英法意三國對於美國非正式的提議，答覆得很快。中國對於大會的內情雖非常模糊，但因為愛和平的緣故，也無保留承認參加。惟獨日本，事前雖有風聞，內容總不詳細，美國提議書交到東京以後，朝野振恐，讀賣新

聞——憲政會機關報——竟至說日本將作被告到會受人裁判——其情形可想見了。日本所以恐慌的原因只是怕英美攜手處理一切，本國在華所得的贓品都要危險。但英美兩國既已合議妥協，日本也沒有拒絕參加的餘地，況美國拿「保持世界和平」的大招牌高高壓下，更沒有拒絕參加的理由。若日本拒絕參加，英美輿論必宣告日本無意和平，日本立刻陷於外交上孤立的地位。所以幾次內閣會議，外調會議，樞密會議的結果，僅贊成限制軍備，對於遠東問題都主張電令駐美大使幣原喜重郎向美國國務卿許士打聽討論性質及範圍，然後籌謀對付的方策。美國起初拒以「美國亦爲與會之一國，美國無權規定會議之範圍」，後經幣原氏再四交涉，美國始定一標準如左：

一、就各國對於太平洋及遠東之主義及政策定一總則；

二、特殊國間之問題凡有碍此項總則之實行者一律提出大會公議；

三、關於與會各國全體之事項全部提出大會公議。

日本接到此項標準又開閣議及外調會議數次，並將決定的政策統與美國駐日代使交換妥當，至七月廿七日始正式答覆。原文有云：

『日本帝國政府知美國政府提議討論太平洋及遠東問題，純因此等問題與限制軍備問題有密切之關係。至限制軍備問題仍爲此項會議之主題，太平洋及遠東問題之討議不過求一主義及政策上之共同了解而已。……爲使此次會議成功起見，帝國政府認爲議案應以上列之原則爲準據。凡問題之關於任何特殊國家者，或已成爲既定事實者，當審慎免除其加入。』

日本這樣巧妙的覆文，內裏隱約含有兩層意思：（一）中美兩國人民都主張拿遠東問題爲解決軍備問題的鎖鑰，若果見諸事實，日本在華所主張的特殊勢力及利益必至要危險，所以一再聲明遠東問題爲輔位止討論抽象的主義或政策，以爲將來爭持的地步；（二）文中所謂特殊國家暗指中日兩國，既定事實暗指山東耶浦兩問題，日本的意思是不願在會議裏解決這些問題的。但美國新聞紙說『中日間的問題是世界和平的問題』，又說『中國沒有在威爾塞和約上簽字，美國也沒有承認耶浦島的處置，所以山東耶浦兩個問題都不能算作既定事實』，不知日本更何以自解！

在日本答覆的前後，英國雖提議事前在倫敦開一遠東問題的預備會議，先謀一英、美、日三國的共同了解。英國的意思是乘參與帝國會議那些殖民地長官沒有回任，

給他們一個出席的機會。本國好從中操縱一切達到三角同盟的目的。英國此等主張於日本有益，所以日本極力贊成英國的意思。但美國恐怕英國施展圈套，妨礙本國一切計畫的進行，故出於堅決的反對。後來美國爲敷衍英國的面子改爲事前非正式交換意見，英國見事不可爲，也就藉此下臺了。關於開會的時期和地點，英法美三國間也略有爭議，但中日意三國對於美國提案並無異議，而美國復堅持原議，所以仍定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三休戰紀念日在華盛頓開會。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美總統哈定發出華盛頓會議的正式請帖，其文有云：

『（上略）現今生產的勞力已爲經濟上重大之負擔所動搖，計惟有努力削減浩瀚之公費而已。社會之安定，正義之保持，和平之確立已爲不經濟及不生產之支出所侵害；而進步之合理的希望亦歸失敗。夫軍備競爭之重大支出乃振興企業增加國富所需經費之大部，此種可以節約之冗費非特無經濟上之理據，且對於世界和平之維持成爲永久之脅威……本大總統深信列強會同討論本問題之時機已至。至限制軍備之討論固以海軍問題爲第一步。但其他軍備問題亦不能除外。又爲人類利益計，凡新式戰鬥器之使用亦均擬加以相當之限制。（中略）關於』

太平洋及遠東問題之討論，美國政府不欲設法劃定範圍，第願留此爲開會前交換意見之題旨，庶友誼精神及掃除一切爭議原因之熱誠，得以促成最後之協定。（下略）

註——上段是照美國給英法意日四國公文節譯的，其致中國之請帖刪除限制軍備一段。

各國對於哈定總統正式請帖的正式答覆，以法國爲最早，意大利爲最遲。中國是八月十八日答覆的，文中有兩大着眼點：第一，認太平洋及遠東問題爲關係世界和平之問題；第二，希望與各國平等參與大會。日本的答覆仍是堅持原來『限制軍備爲主遠東問題爲賓』的主張，其心是不可問了！荷蘭比利時及葡萄牙因爲本國或在太平洋或遠東有屬地，或在中國有經濟的關係，都在這時節要求加入太平洋及遠東問題之討論。美國以三國振振有詞無法拒絕，曾於十月四日發電邀請他們與會。於是由三國協商產生的六國會議又變爲九國的會議。俄國和這種會議本有切膚的關係，但因爲大改造的結果，莫斯科，赤塔兩政府尙未經各國承認，而布爾扎維主義又爲美國資本家所厭惡，所以雖要求加入終被拒絕！

九月二十一日美國國務院因為歐洲政治家企圖在華盛頓會議提議歐洲經濟問題，特將擬定的議事程序 Agenda 公佈於世，華盛頓會議的範圍遂確定了。議事程序如下：

關於限制軍備問題者

(一) 軍備之限制

(甲) 限制之基礎

(乙) 限制之範圍

(丙) 限制之履行

(二) 管理新式戰鬥器之條規

(三) 陸上軍備之限制

關於太平洋及遠東問題者

(一) 關於中國之問題

(甲) 原則

(乙) 實施

(子)領土完全

(丑)行政完全

(寅)門戶開放——商工業機會之均等

(卯)租借權，獨占權或經濟優先權

(辰)鐵路之發展及關於東省鐵路之計畫

(巳)特殊的鐵路運賃

(午)現有各種成約之地位

(二)西比利亞問題(細目同前)

(三)委任統治各島嶼(如事先解決便不列入)

(四)太平洋電氣交通

註一——(午)『成約之地位』一語，照原文的註釋，是指牽涉中國對於外國成約之未決問題，及此種成約的性質及範圍。

註二——(四)是十月十二日加入的。

第二章 華盛頓會議之開幕及其組織

一、花園雲錦的第一幕

華盛頓會議原定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三休戰紀念日開會，臨時因為美國當日舉行無名英雄安葬禮全國放假，又因為英國代表團十一日纔到紐約，所以改於翌日十二日開會。開會地點在美國革命女大陸紀念館（Continental Memorial Hall of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該館是捐建海牙和平宮（Peace Temple）那位鋼鐵大王卡那基（Andrew Carnegie）出資建築的，在世界上很負盛名。開會那天早晨，該館左近車馬水龍，人山人海，男婦老幼都等着瞻仰各國外交家的丰姿。鐘打十下，該館開門，不多時戴高帽穿早禮服的人們都聯翩入場。會場裏點綴得花園雲錦似的，中央有一馬蹄形（U形）的長棹，用綠色棹覆鋪就，——那便是會議的公案。棹的背方有中美英法意日比荷葡九國的國旗，微風從窗子吹入，將旗子吹得亂動，好似勸帝國主義的國家速謀真正和平似的！

十點半鐘到了開會時刻，各國代表及旁聽人遂相繼就坐。英美兩國代表坐在馬蹄棹的橫頭，英國在左，美國在右；馬蹄棹的左邊坐的是英國殖民地代表和意大利代

表；馬蹄棹的右邊坐的是法日兩國代表；中葡兩國代表坐在日本代表的隣近，和美國代表遙遙相望；荷比兩國代表團在意大利代表團的下邊，對着英國代表。旁聽的人物：上院議員坐在左面包箱，下院議員坐在右面包箱，外交團的人們坐在正面的包箱，其餘各國代表團的顧問秘書都在各本國全權代表的身後，新聞記者分散於左右兩廊。現在爲便利讀者起見，先將各國全權代表姓名列出，然後再圖示其席次：

一 中國全權代表——駐美公使施肇基 (3)，駐英公使顧維鈞 (2)，大理院長王寵惠 (1)。

二 美國全權代表——國務卿許士 Charles Evans Hughes (20)，上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共和黨領袖洛基 Henry Cabot Lodge (21)，上院議員民主黨領袖恩德 Oscar W. Underwood (23)，前國務卿路特 Elihu Root (22)。

三 英國全權代表——大不列顛樞密院長巴爾福 Arthur J. Balfour (19)，海軍大臣李義 Lord Lee of Fareham (18)，駐美大使蓋德士 Sir Auckland Geddes (17)，前坎拿大首相鮑登 Sir Robert Borden (16)，澳大利亞國防大臣皮爾詩 George Foster Pearce (15)，新錫蘭大理院推事沙樂士 Sir John Salmon (14)，印度總

督諮議官沙思退 V.S. Srinivasa Sastri (13)

四、法國全權代表——國務總理白里安 Aristide Briand (24)、前國務總理魏斐亞尼 Rene Viviani (25)、殖民總長沙樂 Albert Sarraut (26)、駐美大使俎思朗 Jules Jusserand (27)

五、意大利全權代表——徐昂齋 Carlo Schanzer (12)、參議院議員阿白諦尼 Luigi Albertini (10)、駐美大使李思 Rolando Ricci (11)

六、日本全權代表——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 (30)、貴族院議長德川家達 (28)、駐美大使幣原喜重郎 (29)、外務次官埴原正直 (31)

註——埴原原以日本代表團秘書長資格來美，嗣因幣原染外交病，乃由日政府添派爲第四代表。

七、比利時全權代表——駐美大使德卡提愛 de Cartier de Marchienne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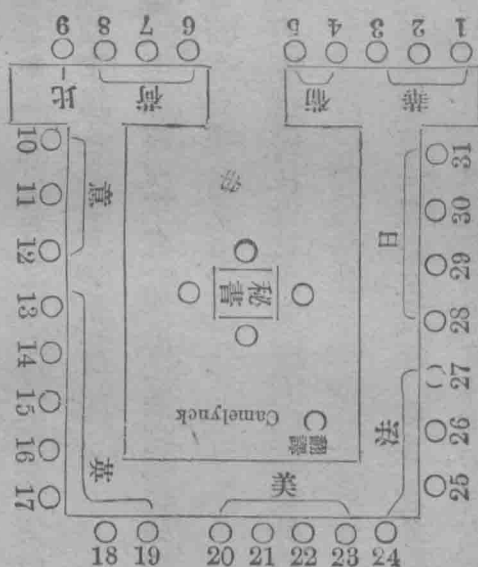
八、荷蘭全權代表——外交大臣第二屆國際聯盟會長柯尼碧克 Jonkheer Van Kar nebeek (8)、外交部政治司長前駐華公使白勞克倫 Jonkheer Van Bloklant

(7)、殖民部秘書莫樂斯柯 Moresco (6)

九、葡萄牙全權代表——駐美公使達爾台 Viscount d'Alte (4) 殖民部外務司長

法斯康斯羅 Captain Vasconcellos

大會席次



劇本編好，角色配齊，華盛頓會議舞臺遂從此開演了！第一齣是華盛頓浸禮會牧

師阿布奈思 W.S. Abernethy 的祈禱；上帝的神力不能洗淨外交家的野心，這位老

牧師後來怕也背地太息罷！第二齣是美總統哈定的演說，節譯如後：

『(上略)此會之重要不難爲人過譽。但如謂此會將來之結果對於人類進化——